

小城熟人多

◎杨朝山(河南鲁山)

转眼就要进入耄耋之年,还能继续在鲁山县人民医院眼科门诊工作,我很为自己感到骄傲。

每天搭车去县医院新院区上班,司机师傅会给我打招呼,招呼我坐下,也经常会遇到不认识的乘客让座,小朋友则在大人的提示下很清脆地对我喊“老爷爷好”。医院门口值班的保安或者开电梯的同志也会向我这个年长的医生点头致意。这都让我深受感动,也会打招呼回应。尊重老人是做人的美德,自己不能不识抬举。

在县城住得久了,出门总会碰到熟人打招呼。我总感觉他们会给我照顾,就有意识地躲开。一次,我到人民路东段下洼路口给老

伴儿买油茶,给了卖油茶的老板三元钱,他热情地给我倒了满满一饭盒油茶。我掂着油茶往家走,已经走很远了,老板气喘吁吁地追上我,执意要把一元钱给我,并不好意思地说:“刚才只顾忙,我没有看清!我以为是两元钱,给您倒的是两元钱的!”我说:“你给我倒的油茶已经不少了。”但他仍要我收了这一元钱。

昭平台库区乡有一对种西瓜的夫妇,夏季总是用拖拉机拉着一车西瓜,在人民路张店乡政府西边加油站前的空地上卖。他们种的瓜好吃又便宜,买的人很多。凡遇到像我这样的老弱病残,他们总是将西瓜装到鱼皮袋里,背着送

到家。买瓜之余唠嗑,我了解到男人姓黄,女儿在一高上学,儿子在初中上学,今年都是毕业生。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他们省吃俭用,不敢乱花一分钱。每次出来卖瓜,从来不在县城吃饭。今年他们的女儿参加了高考,考了535分,女儿觉得考的不理想,在家哭鼻子。我一听便解释道:“今年一本的分数线是509分,535分还高出26分,应该高兴才是。”为了表示祝贺,我包了个红包给他们,夫妇俩坚决不收。我丢下红包走了老远,女的又赶上来,把红包硬塞进了我衣兜里。

小县城的人职业不同,但都品德优良,是我学习的榜样。就这样只要见过几面,转眼就成了熟人。

夜宿老家

◎孙书贤(河南郟县)

周末因故未能回老家,年过七旬的父母冒着酷暑进城来看我,带着从老家院子里采摘的新鲜黄瓜和豆角,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芝麻花生酱。

爹娘的到来,让我深感愧疚:周末得按时回老家陪伴爹娘,不能再让老人家担心和牵挂。

眨巴眨巴眼睛,又是一个周末,我欢喜地带着儿子直奔老家。绿豆汤、肉炒豆角、鸡蛋西红柿、红烧茄子,空调把客厅里吹得凉爽宜人,三代人在晚餐后拉起家常。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

那时,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土墙瓦房里,厨房是间草房。我七岁那年初冬,爹在大舅的帮助下拿着大锤和铁锹在山里叮叮咣咣打了一冬天石头,又找了一辆拖拉机把两车石头拉回村。外公伐了几棵大树,送来做房梁和檩条。

次年开春,爹娘请来二姨夫和邻居帮忙,开始挖土做坯。几个月后,一百多顶土坯终于完工。进入冬闲天,爹又请来窑工师傅,好吃好喝地款待着,把土坯装进窑里烧成了青砖。

万事俱备,但钱老不凑手,直到我读初中那年二月二,三间青砖瓦房终于建成,圆了全家人的新房梦。

时光缓缓流淌,曾经让人艳羡的新房变成了破旧的老屋,如同年轻貌美的姑娘失去青春的光泽,变得黯然无光。当左邻右舍的楼房把老屋包围起来时,爹娘依然像疼爱儿子一样守护着老屋,不舍得离开。

因工作需要,我在县城买了房,也就没了重修老屋的意愿。有段时间爹娘没有进城,我就邀爹娘来城里小住几日。没想到,娘说,

他们现在上楼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麻利,不如守在老屋里方便。听了娘的话我才发现,爹娘已经老了。

去年春节,我和妻子决定拆掉老屋,重建新房。在堂兄弟们的张罗下,搬物件腾房子,老屋在铲车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地。堂哥带领工匠师傅起早贪黑,经过几个月的施工,新房主体工程终于完工。入冬装修完毕,一座漂亮的新房终于完美落成。

爹娘住在上房,拉开窗帘,金色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把室内照得亮堂堂的。他们高兴地对来串门的乡邻说,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夜深了,躺在床上我却毫无睡意。窗外,只有虫鸣声声。耳边,传来娘的叮咛。这方老宅承载着爹娘满满的爱,我的幸福密码就在爹娘这个细心守护的家园里。

风从故乡来

◎黄廷付(安徽亳州)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3楼的楼梯口,刚掏出手手机,忽然感觉有一阵风吹过来,身上顿时觉得很凉爽。

我知道这阵风来自故乡,是我儿子从故乡带过来的。

儿子今年读高二,昨天刚刚放暑假,他就迫不及待地故乡赶来。我原本以为儿子大了,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眷恋,再说我一个多月前才回过老家一次。

昨天晚上我特意交代儿子要从哪里坐车,中途上厕所要记得看好车牌号,路上不要喝太多水,下车之前记得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等等。儿子一一答应了。后来我问儿子,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呢?我们都要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你

呀!儿子想了一下,对我说:“老爸,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我还可以帮你们做一点家务,比如洗衣服,煮面条、煮稀饭。”后来妻又交代儿子很多,儿子说:“老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望着正在为儿子收拾床铺的妻,问她:“老婆,你知道儿子今年多大了吗?”妻愣了一下:“我好像真的不记得了。”

“嗯,我们都以为他还是小孩,他今年已经17岁了,从老家到这边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读初三那年,自己就一个人乘车返回了。”

“嗯,可他再大也是孩子呀。”我在家庭群里发信息,问儿子到哪里了,儿子很快回复:“我已经

到南京了,刚刚进服务区上了厕所,估计下午3点就能到你们那里。”妻也看到了信息,把刚从食堂里打的菜拍了照片发到群里:“儿子,这个大鸡腿给你留着啊!”

“好的,谢谢老妈。”儿子回了个微笑的表情。

我上个月回老家的时候,见到儿子也有些吃惊,笑着问他,你在你们班里是不是最高了呀?儿子摇摇头:“不是,有个比我高的同学,但我不想再长高了。”我喊他站起来和我比一下身高,结果还是他赢了。他笑着说他是占了发型的优势。

我走到窗子边,向北望去,仿佛看到儿子乘着那班车正朝我驶来,心里感到一阵清凉。

插架闲谭

那年饥不择书时

◎刘玉美(河南平顶山)

读书几十年,说不上“学富五车”,但读的书的确也不少。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却是一本《新闻写作》。

那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腰酸腿疼是少不了的,但最煎熬的是没书读。本来就不爱多说话的我更加郁郁寡欢,打不起一点儿精神。

一次,哥哥从平顶山回家看爷爷,闲话时,母亲对哥哥说:“你再回来,有啥书给美带回来几本,空闲时让他看看,解解闷儿,不要把字儿都丢了。”

还是母亲了解我,她把一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读书上。

“好。我给他找几本。”哥哥很爽快地答应了。

隔了两星期,哥哥又一次从平顶山回来,果然带回来两本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讲义,一本是《新闻写作》,一本是专业书,都是油印的。专业书看不懂,《新闻写作》讲义能看懂些,我十分喜欢,把它当作宝贝,包了个书皮。

在很多人看来,《新闻写作》内容干巴巴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但我饶有兴趣,也许是“饥不择食”吧。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我放下工具洗了手,就拿它来读,有时还把它带到田间,趁间歇时读上几遍。这本书我仔仔细细地读过好几遍,有的地方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写上几句自己的体会。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上面关于新闻定义的解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哥哥从事商业工作,是个新闻爱好者,曾参加过平顶山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还有新闻稿件发表在《平顶山日报》上。哥哥把这些报纸剪下来汇集了一本,有机会到他办公室玩的时候,我就翻着这个剪报集看。正是他的写作引起了我阅读这本《新闻写作》的兴趣。

“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几十年后到大学任教讲《应用写作》课,我觉得轻松多了,想来应是当年读了《新闻写作》的缘故。



稿约

追寻乡土文化根基,采撷鹰城往事遗珠。平顶山晚报副刊近期推出《鹰城风物》栏目,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民俗风情、古建遗存、饮食游乐、文人雅趣、世相风物的稿件,期待本地文友、鹰城游子赐稿,稿件要求千字之内,行文有趣。

投稿邮箱:wbfk@pdsxw.com